

0614

香港文史資料

第三輯

總第八輯



龙港文史资料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总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葫芦岛市龙港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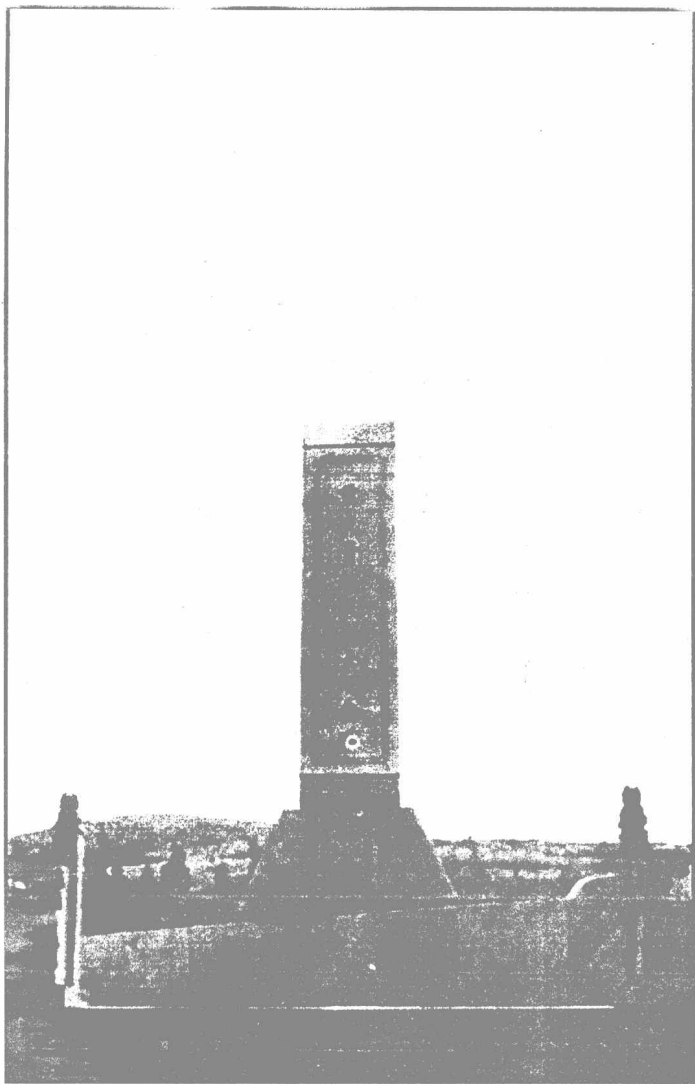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编 委 会

主任委员：王明久

副主任委员：冷庆双

委 员：赵雅娟 董 琦



重庆号起义烈士纪念碑 摄影：张永江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烈士纪念碑

碑

文

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渡江作战在即。南京国民党政府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待命于吴淞口的『重庆号』巡洋舰的先进士兵在重大历史关头，毅然选择了弃暗投明的道路，在中共地下党员毕重远等二十七名士兵组成的『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下，于二十五日凌晨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旋即将『重庆号』驶向解放区烟台，三月四日抵达葫芦岛。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反动派视『重庆号』于不顾，连日派飞机狂轰滥炸。解放了的士兵英勇抵抗，顽强拼搏，在激烈的护航战斗中沈桂根、刘芳圃、韩志铭、黄汉民、史德基、邱标六名士兵壮烈牺牲（史德基、邱标二位烈士葬于锦州烈士陵园）。

『重庆号』义举的业绩永垂史册，为解放而献身的英灵青山长存。

葫芦岛市龙港区人民政府

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日

（撰文 王明久）

目 录

- 吴淞口风暴..... 武定国(1)
- 重庆号琐忆..... 李相普(99)
- 从重庆舰开始的回忆..... 李乾武(129)
- 从接舰到起草致敬电的经历 吴修垣(151)
- 重访战地葫芦岛..... 杨良宾(175)
- 回首忆当年..... 唐家燕(207)

吴淞口风暴

武定国

重庆号巡洋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赠给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接舰官兵分别于 1945、1946 年赴英国受训，该舰于 1948 年 5 月正式移交给中国，同年 5 月 26 日离英回国，8 月 13 日驶抵上海。全舰官兵约 600 名。重庆舰为当时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优良、航速最高、吨位最大的一艘军舰。

该舰回国不久，于 10 月间即开到葫芦岛参加内战，11 月回上海检修，舰上部分士兵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形势的影响下，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不愿参加内战，其中少数对时局发展比较敏感的士兵先后酝酿策划起义，终以 27 名士兵组成“士兵解

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并在其集体领导下,于1949年2月凌晨在吴淞口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在解委会以武力控制全舰后,另一个起义组织和邓兆祥舰长以及其他进步官兵积极参加,团结全舰官兵举行的一次成功的群众性的武装起义。26日胜利驶抵解放区烟台港,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3月4日驶抵葫芦岛港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自己的海上武装力量,竟于3月17、18、19、20日连续出动美制重型轰炸机多架次前来轮番狂炸,该舰终于沉没。

起义背景

我家在东北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市。1943年读中学(当时称“国民高等学校”),本应考大学,但因不满日伪的统治,在学校

常顶撞日本老师，而未获得推荐考大学的资格。为了逃避当伪满国兵，就跑到北京表叔家。原想继续读书，但因华北和伪满不通汇，学费无着落，于是就考进不要学费管吃住的南京汪精卫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科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时毕业，想回东北老家，因铁路不通，只好暂在一老同学家闲住。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时期，三联书店等进步书店有不少共产党领导人写的小册子出售。我虽然过去就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就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军校时也知道有的同学是共产党，也有不少同学抗战胜利后离开南京到苏北解放军区去了。给我的印象是共产党比国民党强，但又觉得共产党很神秘，仅仅是一些抽象概念。于是就在书店中买了几本小册子，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论持久战》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想从书中找到共产党的主张。看完这些书后，初步认识到，共产党是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也就是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列强压迫，经济上受列强掠夺的旧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平等和经济上繁荣的新中国。还知道共产党对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除的，是坚持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些书使我在政治上受到了启蒙教育，对共产党有了一些初步认识。在闲住期间，认识一位东北沈阳同乡佟某，他是国民党海军少校，告诉我海军要招考赴英国受训的“潜艇训练班”（以下简称“潜训班”）的消息，并说学成后将接收英赠送的两艘潜艇回国。既不花钱，又可到英国留洋一趟，这对回家不成，读书又无学费的我来说，真是难得的绝好机会。联想到中国的近百年的

历史,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断从海上入侵我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海无防,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保卫海疆。如能去英国学习海军的特殊兵种,学成之后将能加强中国海军的建设,在保卫海防中将会有用武之地。于是下定了决心,力争考取“潜训班”,而积极复习功课,经过佟的介绍和担保,于 1946 年 5 月考取了“潜训班”军士队,11 月赴英学习。

罢工罢学 对“潜训班”军士队的学员,国民党海军部曾明文规定以下士待遇出国,但到英国后与上海学兵大队接收重庆、灵甫两舰的学兵一样待遇。当年军士队的 30 人对海军部的言而无信的欺骗,普遍存在不满,要求解决待遇问题,但却被置之不理。为了表示抗议,有些人便酝酿罢

工罢学，我也积极参加并串连，终于罢工罢课半天。为了对付这一行动，中、英军官对我们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的两手。先将大家集合在下层甲板后段的司令走廊内，并出动了训练舰“荣誉”号上的英海军陆战队士兵，荷枪上刺刀，列队严阵以待。中国军官未出面，而由英国副长向大家宣布：“愿意复工复课的，既往不咎，不给处分，可继续学习。不愿复工复课的，一律由陆战队押到底舱，然后遣送回国。”并像下口令似的：“愿意复工的向前一步走！”停了片刻，有几个人陆续站出去了，英国副长喜形于色，欣赏他的诡计奏效了。停了一会儿，他又喊了一遍，又有一些人站出去了，左右一看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站在那里不动。为了不让拿少数人开刀，最后我们也站了出去，这次抗议罢课斗争终于失败了。这件事给我的

教训是，凡事不齐心，将一事无成。思想基础不牢固，事先又没有进行研究对方可能采取的对策，我们应如何对付等等，这是没有做到知己知彼的结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来在组织酝酿起义过程中，做到计划周到严密，注重调查研究，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吸取了这一教训。

回国后的失望 1948年5月，重庆舰经过接收后的试航和补给后，离开英国朴茨茅斯军港码头回国，于8月14日到达南京下关江面停泊。国民党的达官显贵轮番登舰参观慰问，热闹了一阵。为了笼络这批从国外受训接舰回国的重庆和灵甫两舰官兵，国民党海军部召开了欢迎会，进行慰问和演出。海军司令桂永清还分批接见两舰军官，召开士兵代表会，无非是封官许愿吹嘘打气一类陈词滥调。为炫耀重庆舰这

支海上王牌，竟请“党国要人”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孙科、蒋经国等以及各国驻南京的武官登舰参观。而舰员们在大热天中，则为这一批批达官显贵及其夫人、小姐们表演操练各种武器装备。他（她）们身上的酒气和胭脂味混在一起，真令人作呕，弄得整个军舰熙熙攘攘，如同庙会一般。搞得官兵不得安宁，极为厌倦和不满。如此折腾了一周之后，舰又奉命开往上海待命。在此期间正值国民党搞“币制改革”，想通过实行新币金圆券来控制法币通货膨胀。还宣布私人手中的外币和黄金也都要兑换成金圆券。实际上是进一步搜刮民财，来补充空虚的国库。我们刚回国，不了解内情，只知执行规定，很多人把从英国带回来的外币、黄金都老老实实兑换成金圆券，而上了个大当。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老

百姓怨声载道。在上海的耳闻目睹，深感到国民党的腐败已大失民心。舰上已陆续有人开小差。“潜训班”按原计划除10余名学轮机修理和电机修理专业仍留在英国学习外，其余人员一律随重庆、灵甫两舰作返国远航实习，然后再返英学潜艇专业再接艇回国。因国内时局大变，接受潜艇之事已杳无音信，能否再去英学习，几乎成为泡影。我因家在东北，交通受阻，只得暂在舰上栖身，以观时局，再做他图。

炮击塔山 1948年10月3日上午，国民党海军部参谋长周宪章突然来舰，下达紧急开航命令。不久军舰便起锚，出长江口后，向北航行。究竟去哪里？执行什么任务？舰员们都不清楚。有人传说是去青岛，但军舰却绕过成山头，穿过渤海海峡，于翌日下午4时许驶抵塘沽外港抛锚。

不久，开来一艘小型运输船靠在舰的左舷。在海军司令桂永清和身穿绿色军便服、腰间佩带手枪的侍卫官 30 多人的簇拥下，蒋介石登上了舰。舰起锚后向东偏北行驶中，广播器中播出蒋要向舰员训话的消息。原来大家以为这个大人物将要发表什么重要演说，谁知他竟照“军人守则”念了起来，什么“忠勇为爱国之本……”等等，听者感到枯燥乏味，大为失望。念完之后，还在广播中听到他批评军舰上不卫生，还有苍蝇。殊不知它们正是随着这位人物要吃的活鸡、活鸭，从运输船上带过来的。

不久传来了舰将驶往葫芦岛的消息。东北战局正处于决战阶段，四野大军正挥师南下，辽沈战役已揭开序幕。锦州被围，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亲自出马视察督战，想打通辽西走廊，以解锦州之围。到达葫

芦岛后，他随即在舰上召开军事会议。到会的有卫立煌、范汉杰、廖耀湘等 20 余陆军高级将领。蒋在会上给他们打气，研究作战部署。随之又命令重庆舰以 6 门 6 吋主炮轰击塔山、高桥一线解放军的阻击部队（即后来有名的塔山英雄团）。尽管千余发炮弹落在塔山阵地上，陆上又有“敢死队”反复发起冲锋，也还是未能突破防线，挽救败局。锦州不久即失守，蒋见大势已去，只得匆匆离舰乘飞机溜回南京。

萌生起义思想 自锦州失守之后，蒋军在东北的大势已去。处于这种形势之下，必然要考虑自己今后怎样办。舰在葫芦岛期间，我和原南京军校同学陈钦同是伙食委员，有时一起出去买菜，有时一起聊天。他是苏北人，家乡已经解放。每当我们议论起时局时，两人有个共同的想法。